

冯少武 高七 主编

未完的征程

华艺出版社

PDG

目 录

下

- 将军之梦 王龙贵 (1)
生命之光 谢本洪 樊晓光 (14)
丹心似火照人间 葛茯苓 (32)
松青夕阳红 徐 生 (46)
老园丁 李健羽 王永江 (57)
当发少年狂 王 颖 邢言舜 方振孝 (70)
灶边红烛 胡先林 杨越朝 (82)
他迷上了《易经》 田洪德 苗长水 (91)
绿色的诱惑 宋军峰 李彦清 (103)
战神背后 陈 霆 (110)
为了那块贫瘠的土地 杨民青 沈 侯 (125)
拓荒牛之歌 蒋永武 (132)
如果你也是父亲 于 波 (146)
探觅生命自由的人 吴剑华 (164)
叩开汉字通拼之门 斯军民 (175)
耕耘在社会主义法制园地上 胡剑平 (192)
“白岩树” 张菊生 王卫华 (207)
愿做春泥育桃李 鲁 恺 李文林 (217)

孤独的强者	李继光	(229)
在红星塔下	郭廷珉	(239)
老翻译官的礼物	彭子强	(253)
岁寒花香	王国生	(258)
老八路的“新战场”	赵维国	(268)
热闹的晚年	张继芳	(285)
春风化雨	张 行	(300)
心寄乡里	吴立新	(317)
希望之树常青	蔡建文 马林华	(337)
官休志未休	崔耀中 尹显定	(351)
三〇九有位热心的老太太	申金仓	(367)
居委会里的老军人	胡 嘉	(376)
黄德和和他的15000元	彭泽成	(388)
青春作伴	王海鸰	(395)
让他们安详地离去	王培炎 孙国强	(404)
黄昏大道	冯 武	(414)
孩子王	薛晓康 蔡春芳 许明扬	(425)
好戏还在后头	刘灵芝	(430)
编后记	编者	(440)

将 军 之 梦

王 龙 贵

作为共和国的一位将军，李光军不乏金戈铁马之梦，而后来的一个梦竟把他推上了科技大舞台。如今，他是业已上任一年多的“武汉时代科学研究院”的院长，从而使他夕阳残照的离休生活，一下子变得似朝霞般瑰丽，如旭日样火红。

—

这个白手起家们民办科学研究院，座落在武昌洪山山腰。它是“离而不休”的有志者的改革开拓精神凝聚的象征，更是体现当代优秀军人崇高风貌，及其固有传统和美德的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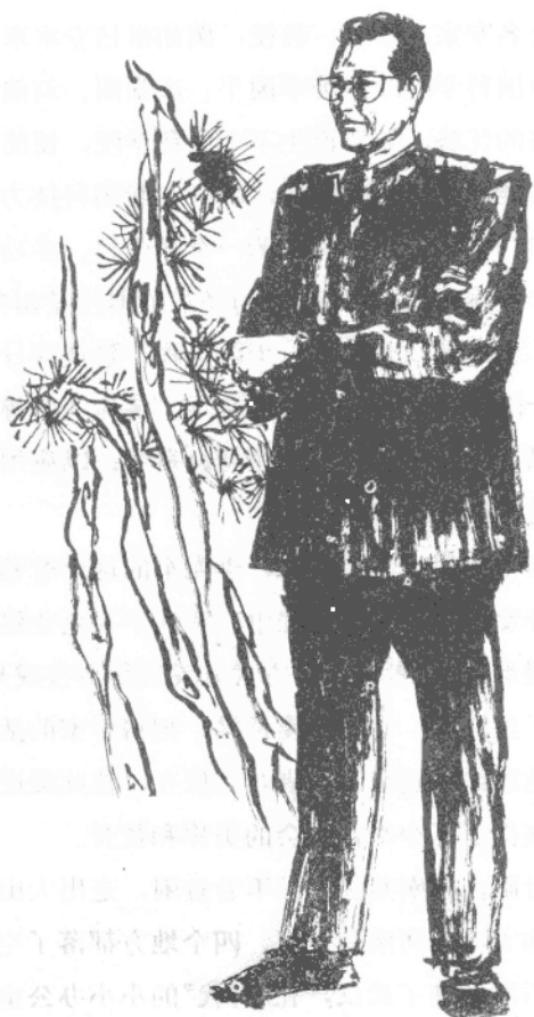
1988年6月13日上午，李光军端坐在院办公室里，接待那些对新生事物特具敏感的新闻界人物。他们是国家通讯社—新华社、解放军报、科技日报、中央电视台，以及地方报刊和电视台的记者。这些人，通过自己掌握的“十八般武艺”把超过了花甲之年但仍是满头乌发，具有魁伟身材、古铜色脸膛，穿着乳白色短袖衬衫的李将军可爱可敬的形象、风采，一一记录在自己的采访本上，或纳入新闻摄影机、电视录相机的镜头……

李光军“解甲”之后未及半载，便以人民军队将领的骁勇气概和足智多谋的才能，奋力破土拓荒，为兴建一座社会主义科技大花园辛勤耕耘、播种……。韶光易逝，迄今在这片园地的沃土上，已滋生出茁壮的新苗，显露出勃勃生机的繁花茂草，那令人喜煞的丰美果实，正以欣欣向荣之势，展现在科技生命之树的枝头。面对这番情景，凡是对祖国四化前程怀抱着信心和希望的人们，谁不受到鼓舞，谁不为之衷心祝福，谁不愿为描绘这般美丽景色的主人唱出一支深情的颂歌！

李光军说，他现在的处境“比在台上还热闹”！家里的两部电话机的铃声，几乎是整日响个不停。他说：“一天少说也要接待四、五起人，有一天竟接待了八起二十好几。”他们，有的是来索取经验或申请筹建分院的，有的是来开眼界、学知识的，有的是表示支持赞许与祝贺的。北京军区政委刘振华、济南军区某部长、河北省军区某副司令员先后来过。国务院轻工业部王部长在公务繁忙中踏着夜色来访，河南省委专派人员也风尘仆仆到达武汉。国家科委主任宋健闻讯后，表示全力支持，称道李光军“办了一件大好事！”至于来自沈阳、北京、兰州、杭州、海南、安庆……的电报和使者，更是难以计数！

李光军筹建民办科学院的声浪，激励着我国沿海的澳门、香港的企业界，还波及到国外一些地区。这些地方的许多实业家，正在陆续前来与“时代”协商集资发展民办科学的研究事业。

68岁的李光军曾经经历了51个戎马倥偬的战斗岁月，又迎来了他喜出望外的金色的晚年。他在武汉军区副司令员任内，于1987年春节后接到离休命令，当年10月又从新上马，转移到了崭新的战场，成为一位统率一支科技大军的“将军”。他牵头的



这个科学院，规模宏伟，从起步到今天，已经建成33个下属研究所，拥有科技人员730名。他们既有报国之志，又有一技之长。其中专业技术人员627名，占总数86%，具有高技术的267人。他们中间，不乏著名专家、学者、教授，例如柑桔专家章文才，教育家刘道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国平、高尚荫、刘健康、方俊等。这人才济济的优势，导致诞生不久的科学院，便能大有作为。它撑起了高智能群体之船的风帆，航行在我国科技力量荟萃的大海之上。许多行家认为，它将成为一个多学科、多功能、多效益的经济实体。一点不错！目前，它的经营范围已经相当广阔，包括航空、化工、机电、信息工程、生物工程、建筑设计、思维科学、智能系统、医学、造型艺术、物理数学、流体力学等方面。它的研究对象，以自然科学为主，兼顾社会科学；以应用科学为主，兼顾基础理论和高新技术。

科学的生命在于应用。一年多来，李光军的这个智囊队伍组成的科学院，在开发科研成果的过程中，和几十家企业建立了横向联系，通过工程承包、技术转让等方式开发应用科技成果42项，使之迅速转化成了生产力。它像一座桥梁，把科学家的活动和企业家的活动紧密地联结了起来，两者互为依存，彼此促进。这令人瞩目的战绩，赢得了不少来自社会的美称和赞誉。

“时代”是及时雨。湖南某县人民不甘贫困，走出大山找人帮忙建硅厂。他们跑天津跑河南跑了三、四个地方都落了空。1987年底，他们愁眉不展地进了武汉，在“时代”的小小办公室里，受到了“时代”人的亲切接待，经双方交谈后，签订了标的400万元的施工合同。“时代”为对方提供了从图纸设计到交钥匙投产一条龙服务。很快，咚咚汽锤声敲醒了千年沉睡的荒野深谷。

“时代”是创造者的温床。机械研究所工程师A潜心研究的新型引流式节能消声器，是国内外技术领先的发明新成果，已获国家专利权，即将在湖北省的汽车行业推广使用。这种消声节能器突破了“消声不能节能”的国际性大难题，达到了消声效果好、节能显著的成绩。据对国产解放牌和东风牌卡车的试用，节油率分别为11%—20%。该节能器使汽车噪音低于国家规定标准，提高发动机功率8%，降低0.2%的CO排气量，是一项具有广阔开发前景的新成果。

“时代”是慧眼识珠的红娘。工程师B七、八年前便研究出一项技术成果。这项成果可使进口电冰箱的压缩机延长寿命20%以上，制冷效果提高3%以上，并使冰箱容积增大，在大型机上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却一直找不到“婆家”。“时代”为他牵线搭桥，她找到了中意的婆家——某厂正在将这项技术成果变为俏姑娘。

“时代”是高效率的模特。软科学研究所主任C时年38岁，她崇尚“时代”精神便悄悄加入了“时代”。最近她和几位同事只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与上海某科研单位签订的为某项工程作理论论证的合同，创收7000元。

.....

这一切，自然是李光军梦寐以求的事。他在众多新事物面前，并未冲昏头脑，而是在欣喜之余，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想，要办好一件重要事情，必须脚踏实地进行多方面的察究，才能作出正确判断。于是，他指派人员到各个所进行了调查。直到获得第一手材料证明：业务活动，寻找项目，谋求效益等方面，总的情况良好，而科学院对照中央三中全会精神进行自查的结果，也说明了该院属于财务和经营工作方面执行的准则，是完全符合国家有

关法令和政策规定的。

李光军反复研究了科学院的上述调查报告后批示同意，并指出今后的工作重点是巩固、调整、发展。这无疑是“时代”一个较长时期的办院方针。

二

由国家科协组织，有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和国家科委、国家工商管理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以及部分省市科协领导参加的“中国科协发挥退离休人员作用座谈会”于1988年6月下旬在北京召开。李光军于17日夜乘38次特快列车呼啸北上。他是作为科协主席钱学森特邀的三名代表之一去赴会的。李光军感到此行的担子沉甸甸的。古城北京他并不陌生。他在任时多次因公赴京开会，而且受周总理指令，曾与钱学森同任过国防科委副主任之职。可是，以民办科学院院长身份参加国家会议这还是第一次。他感到此行不同往常，为了给中央决策机关提供有份量的参证，行前他走访了近百名军队和地方离退休老同志和十几家民办科研单位。他准备的汇报材料就装在手边的那个牛皮纸文件袋里，那是他花费十几个日夜整理出来的。作为“时代”的组织者和决策者，李光军在旅途中，仍在抚卷寻思，十分想望通过这次会议使“时代”能得到党和国家在政策上更多更宽的开放，以便让它跨入更新的境界。

会议开幕这天，钱学森和李光军并肩步入会场，登上主席台。钱老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当着众人之面，笑着对李光军说：“你胆子大，办的这件事真了不起！你这件事要好好整理一下，好好宣传一下。”

李光军谦逊地摘下眼镜说：“钱主席过奖了。我们只是想闯条新路子，眼下还刚刚起步，要办的事还真不少。若都兑现了，前景还是可观的。”

这是个什么样的前景呢？李光军在赴京开会前满腔热情地为我们展示过。他说：

“你们知道美国有个兰德公司么？那是一个战略研究集团。此类机构西欧也有一个，它叫德林软件公司，也称脑库，它主要提供战略情报和高层次的咨询。举例说吧，朝鲜战争爆发前夕，德林公司集中力量研究我国对这次战争的态度。战争爆发前8天，他们便研究出“中国将出兵韩国”的成果，这不简单啦！我们也在筹建这样一个“脑库”，名字就叫“时代战略研究所”，目的在于集中海内外一些具有战略眼光的老同志总结历史，研究现实，预测未来，为领导机关提供战略问题咨询。首届受聘的30名研究员将是军职或教授研究员身份的老同志。我们的老司令张才千、周世忠、孔庆德听说后很高兴，也将纷纷出山，组织战略研究学会。目前，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预定7月1日正式成立。

此外，还要办个“时代科技大学”。李光军说，我们办学可不是凑个热闹或卖文凭赚钱，我们有明确目的，那就是为老苏区训练人才。这几年国家为改变老、少、边地区的穷困面貌没少给钱。去年我的一个老战友回老家鲁中一看顿时气上心来。他说建设了几十年还和过去差不多。问国家拨的钱哩？你说哪去了？有的地方差不多被乡长村长们请客吃了。我想，治穷必须治根。所以就想办个科技大学，面向全国的落后地区采取定向招生，学员自费来学三四年再回去治穷根。前几天我老家来人联系，我说行，要钱是一个“皮壳”也没有，要学问要技术，多得很。办学的事，国家和

省市有关部门极力支持，某学院也愿与我们合办。这事办成了也算是我们参与国家星火计划的一点星火吧。（而今，科大培训学院经省教委、计委批准，已于10月5日招进了三个大专班共132名学生，分设工业与民用建筑，给水排水和英语三个专业。）

参与国际大循环。他说依托武汉这个中心城市，借助京广钢铁大动脉和长江、珠江两条黄金水道，广招贤才，把触角伸向沿海开放地带，进而打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大循环，这是我们“时代”攀登的第三阶梯。目前我们已开始动了。比如说参与澳门商会会长、两大财团之一的董事长马万奇发起的“时代建兴龙公司”就是一例。你们是知道的，在“时代”的背后，光是华东和中南地区的军工企业就好几十家子，搞活了可不得了哇。看来，要不了多久，呈现在“时代”人眼前的就不仅仅是江南的春色美景，而是太平洋的迷人风光了。

三

李光军的漫长人生之旅，充满了美妙的梦。从他那久经风霜、英气勃勃的面颜上，和那爽朗热忱的言谈中，我们不只是领略到他为什么会有今日的这般热闹，同时还窥见到他那往昔的辉煌。

抗战之年的第一个秋天，年轻的李光军从自己的故乡徐州，走进坝子街民众教育草堂，举手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真是好男儿，赤胆忠心，热血沸腾！要为争取民族解放，为实现人类幸福的明天而献身！他踏进了时代英雄的行列。从此，他经历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千锤百炼，临战百次，先后五次负伤，至今还留有一块弹片在胸前，天阴时便隐隐作痛。1956

年，他被当作国家重点培养的将才之一，以副军长赴苏联学习小组的支部书记身份，率领全军选拔出来的几名师长，前往莫斯科军事学院学习了四年。回国后，他成为军政素质齐优的军长。为适应军队建设的需要，他先后被任命为国防科委副主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当裁军百万军令下达、武汉军区建制在解放军序列中消失时，李光军犹觉在军中有他做不完的事。他肩起了编写军事百科全书和新四军史的担子。这任务将要完成时，他对老伴朱易华说：“往后的日子还长，我也不能老是在花园里转，党培养我五十多年，我得为党和人民奉献余年。”他梦想同老伴合写一个电视剧本，把优良的革命传统留给当今的青年。总之，他退出第一线后，不甘寂寞，认为革命者的人生就是对社会、对人民、对祖国作奉献的人生！

将心比心，责无旁贷。武汉军区机关在裁军整编中离退下来的干部，多为五十岁上下年纪，呆在家里无事干，很难受！面对这种情况，李光军绝不袖手旁观，一种本能的责任感在他胸中油然升起。他要想方设法把他们的精力和才智运用起来，为祖国为人民服务。这强烈的意念，有时竟有声有形地出现在他的睡梦之中。一次，李光军对人谈梦时说，当他在梦里向离退下来的干部们：“我已不是你们的司令员了，你们还听我的号令吗？”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服从命令。”这很打动李光军的心。他为国家珍惜人才兴办一番事业的信心和决心更大了。他说，这是一支过剩的力量，一支特殊兵团，引导得好，将是四化建设的一支生力军呢！

在李光军离休的日子里，国家大事、军中大事依旧无时无刻地萦绕在他的心头。他想，怎样才能发挥退出了工作岗位的干部的作用，要找什么门道使他们重新获得工作？碰巧，这时中南科

学院教授郭友中和原中科院武汉数理研究所副所长刘长夏等人跨入了家门。他们身后是人才密集区的一大批知名的科技精英。他们知道李光军在国防科委工作过六、七年，有意请他出山领衔创办一个民办科研机构，把本地区退下来的专家、教授们组织起来贡献余力。

“那好么，我正琢磨这事哩。组织老同志搞科研是件新事也是很有发展前景的，值得干！”李光军象临战前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一样高兴。

3月18日。洪山脚下某部企业管理局会议室里，李光军将郭友中、刘长夏、张治华、彭文俊邀集一起，举行了武汉时代科学研究院的首次筹备会议。

自此，转轨后的将军之梦进入了科技王国。

这天傍晚，李光军同老伴散步时忽然问她：“中央不许党政干部经商，你看我办这民办科研机构行不行？”

老伴见他一副认真的样子，不由得哈哈一笑：“亏你还当过司令哩。现在国家改革开放，正大抓科技开发哩，犯哪门子错误？再说，你也不指望去捞个金山银山。”

“对！对！我只搞技术开发、科研生产的组织领导，至于财钱，我一个皮壳也不沾。”

兴办一项有意义的事业，开头总要经历多种多样的困难。更何况李光军现在所从事的是要在我国科技领域中开辟一块崭新园地的创业之举。他十分清楚，贫穷落后的中国，最需要的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他抛弃了老将军应当坐享晚年清福的陈旧观念，耗尽心血，在自己未完的征程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他率领那些不服老也并不老的

将校们、专家们，在科技舞台上同演了一场出色的协奏曲。这台演奏完全来自民间，要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它是一个无“公粮”可吃的科研机构啊！

李光军首先碰到的是“时代”的办公地点问题。筹建开始，他把自己的住宅——地处武昌茶港的小楼借给“时代”作会议室、客厅、电话间用。后来，在军队驻洪山某营的支持下，腾出了营的小礼堂舞台一角，拉上幕布隔出一方天地，供“时代”作办公地点。李光军等科研院的领导人和干部，便利用这不隔音、不挡风，光线却还充足的空间，或召开会议，或迎来送往，或接待新闻记者的采访和有关部门来人的调查。“时代”人，基本上是离休者，自己大都有一方“养尊处优”之地，可是他们却不愿如此坐享天年，而愿追随时代风云，来这里尝受劳累辛苦，为完成报效祖国的最后宏愿而慷慨献出自己的余生。

要办事情，没有钱，简直寸步难行。目前，“时代”尚属襁褓中的婴儿。要它面世，必须首先向有关方面上交一笔注册资金。李光军为了拿到这笔钱，他象出家人“四处化缘”一样地央求新朋旧友给予经济上的支援。这样，总算应了燃眉之急。“老兵”们体谅到事业初创时期李光军的难处，你掏一千他出五百地凑份子，终于集资2.3万元，作为科研院的开办费。李光军是一位爱兵情同手足的将军，大家越是这样，他心里越是不安，越是处处为大家着想。他想，1937年自己奔延安时，腰里尚有五块大洋做路费哩！今天是何年了，正好让工作人员办公事挤公共汽车还要自己掏腰包呢？经过左右掂量，他大胆决策从“时代”目前仅有的一笔科研开发收入中为每人发30元的车马费。个别嫌钱少的人走了，李光军说他们是“皮壳脑袋”，绝不挽留！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他自己则

常常倒贴烟茶饭钱，接待那些慕名而至的来访者。

苦尽甘来。如今“武汉时代科学研究院”的牌子庄严地挂在了洪山脚下，并已通过报刊广播电视扬名海内外。说起树立这块牌子，还有一段艰难的经历哩。1987年的盛夏，烈日炎炎。朱孔礼等时代创业者中的一群，受命驰骋大江南北，挤了两个月的公共汽车，科学院的有关申请报告才通过了47道关口，过一关盖一个印戳。当他们前去找某单位盖第48枚大印时，这一关却未能顺利通过，因为一位把关女将死活不肯放行。经验阅历丰富的李光军听到关于这件事的汇报，丝毫不觉得意外。他幽默地说：“打仗嘛，情况复杂！”他想，要诞生一个“时代”，正象打仗一样，困难必然很多。作为一位将军，他雄风犹在，多么大的难关，他都要闯了过来！

当“时代”已拥有三十三个研究所，一个文化书院，一个科技培训学院后，人员激增，应当乘坐轿车的人达到两百多名。相应的业务往来也日益增多。这时“时代”非常需要自己有几部车子，用于开展工作。但是李光军手中没有钱，即便有钱恐怕也买不到车。眼下属于“时代”专用的车辆只有一部北京吉普，常常走到半路就“爬了窝”。李光军是院的主管人，心里那能不急？有人建议他“动动关系”“给广州军区张司令员递张条子，他还能不支持？”李光军却不以为然。他在这年春节茶话会上，说到组织老同志办了个“时代科学研究院”这件事时，在座的张万年司令员、张仲先政委，还有广东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人都说：“这是件好事，要大力支持。”可李光军至今也没有向任何一位领导同志递出一张要求资助的条子。他说：“那样做就不叫‘民办’了”。他要求“时代”自己茹苦含辛地去闯开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光辉灿烂的路子。

李光军的创举，赢得了人心，博得了广泛的同情与关怀。当他

在坎坷崎岖的路上行进时，有人说：“李副司令，你的科技兵团大多是退下来的老家伙，能行吗？”“是呀，搞砸了你可不好交代！”“你可千万别在最后几年里捞个错误背上哟！”有一回，李光军在原军区总医院（现广州军区设在武汉的总医院），碰上了自己在任时的几位部属，是来院体检的，他们为李光军开拓的新事业既兴奋又忧心。

李光军听到这些饱含着同志温暖和战友情谊的话语，心里很感激！但他信心十足地告诉他们：“不会的。现在是难点，可方向对路，人心又齐，发展前景是令人乐观的。至于我犯不犯错误，不敢保证。但有一句话我敢说，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体我李光军死也不会干。”可不是吗？正是因为李光军这样正气一身的人品，像一块磁石，吸引着一些老科学家来加入了他的科技兵团。中国科学院分院有一位老教授就说过：“李光军不当院长我就不干。”

哦！李光军，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看到你在祖国开放改革大潮中大显身手！你怀抱着的以科技促四化、促祖国早日繁荣富强的美梦，正在你闯出的洒满明媚阳光的大道上，以惊人的速度，逐渐变为现实。

〔插图 红辛〕

生 命 之 光

谢本洪 樊晓光

五年前，我国出版界诞生了一个弱小的“婴儿”——金盾出版社。因为它先天性营养不足，对它是否能“长大成人”，知之者莫不忧虑重重。因此，它出世近一年，连个招牌都不敢往外挂。一晃，两千多个日日夜夜过去了。如今，它在全国出版界已颇有名气，即使那些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老大哥”也不得不对它刮目相看。五年来，共出版图书162种，总印数达1537万册。它以“品种少，印量大，周期短，效益高”为主要特点引起出版界的广泛关注。“金盾”产值、利润逐年翻番。1988年预计产值将突破2200万元大关，现有固定、流动资金共计近800万元。“金盾”出版的图书畅销全国，还有20多种图书打入了国际市场。“全国优秀畅销书奖”、“金钥匙奖”，“金盾”榜上有名。在1988年举行的首届“军版图书奖”评比中，“金盾”出版的《农家科学致富400法》获得“银牌”，还有三种图书分别获得二、三等奖。出版社的工作多次受到总后勤部领导的赞扬。总政宣传部长邵华泽做过这样的评价：“金盾出版社方针明确，工作认真，经营有方，有许多好的经验。”

金盾出版社在改革的大潮中脱颖而出，展翅腾飞了！

颇有几分自豪感的“金盾人”，一谈起“金盾”的今昔，话题总是